



向上的力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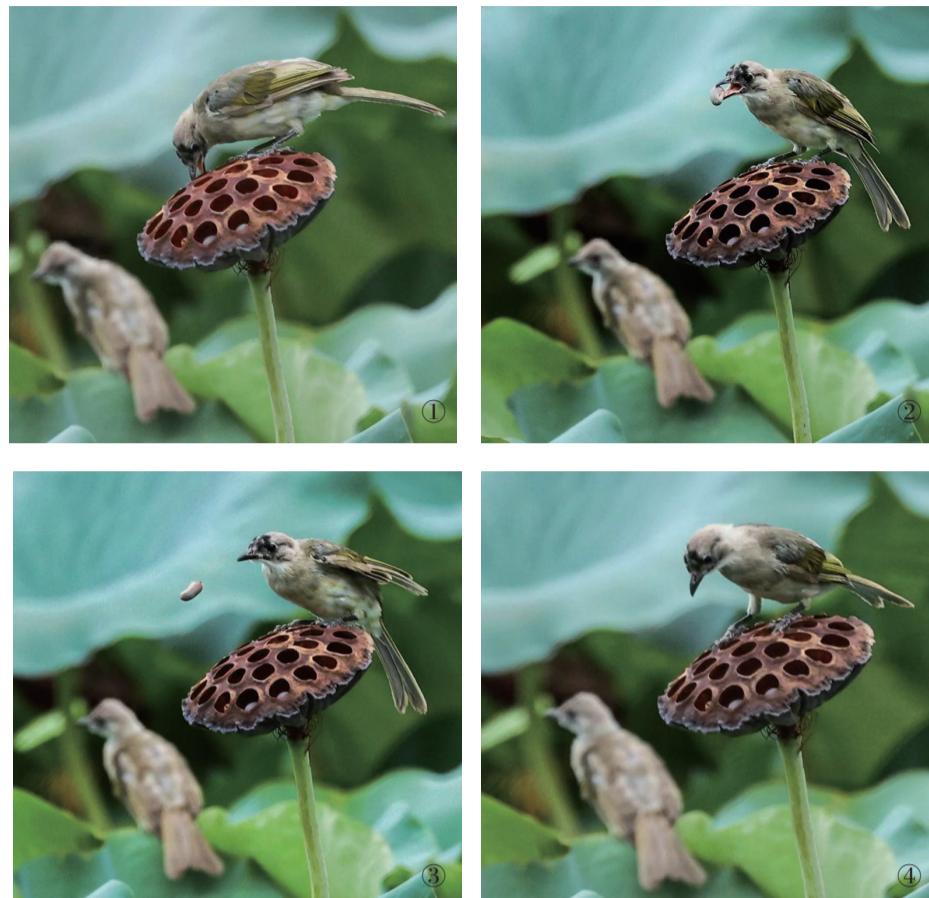
小吴

因为一个人，牵挂一座城。我是深有体会的。

7月13日，蓓蓓同学通知我：要带摄制组从重庆飞来南通，寻访、拍摄实业家张謇先生的足迹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心想：他们来为我们南通做宣传，我一定得做好后勤保障。其实唯一能做的，也就是每天一大早挑点新鲜的水果，送去酒店给他们。同学是个拼命三郎，每天一大早就要出门拍摄了。除了心疼外，也暗地里埋怨她是个“周扒皮”，只让大家午间休息一会儿。闲聊中得知，他们上午拍摄结束，衣服全部湿透，不得已回酒店再换一套。我是被深深地折服了。

8月25日晚，蓓蓓很焦虑，告诉我们：重庆缙云山的山火扑灭工作进入到了总攻阶段，由于地形特殊，形势很严峻，不少同事也去了现场支援、拍摄。因为之前见过大家，心中不免担心、焦虑。夜里11点多，在英勇的森林消防指战员与重庆人民的奋力拼搏下，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。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我特别感慨：我们中华民族在危急时刻，总是能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，总是能体现军民鱼水情，总是能看到一些看似平凡、实则伟大的普通人冲锋在前……我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，关键时刻总是有凝聚力、向心力。感谢我的蓓蓓同学，总用她美丽的心灵去发现美、宣传美、歌颂美，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希望她与她的团队一如既往地努力，给我们带来颂扬真善美的纪录片。

本版投稿方式：
邮箱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（如下）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和头像图片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

得与失



汤美玲

一场小雨，一阵阵凉风，秋意渐浓。

莲子熟了，荷塘上飘着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清甜香气。觅食的鸟儿忙忙碌碌，小鸟儿到嘴的莲子又丢了，好像很沮丧的样子。



黄郑周

我家有一只台、挂两用的小电扇，它有一个让我难忘的故事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南通的住宅电话、公用电话还很少。随着通信事业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私宅装电话渐入高潮期。到1998年6月底，具有约70万常住人口的南通市

小电扇

区，住宅电话已达10万部，公用电话、磁卡电话已遍布城乡每一个角落。那一年，南通邮电局与江海晚报社联合举办了“电话你我他”的征文活动，征文启事见报后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就收到稿件近200篇。为了吸引广大读者关注，征文组对集满十期刊有征文报纸的江海晚报订户，赠送一只这样的小电风扇。全市数十名读者领到了这个实惠、美观的纪念品。

如今座机电话大部分

已被手机替代。但这个小电扇，让我永远记住那段电话发展史。



丁维香

小品《说事儿》里，宋丹丹说是坐专机来的，赵本山在旁边补一句，拉砖的拖拉机。笑过之余，想起来很多年前，我还真的坐过一回“砖机”。

那一年，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寒假，归心似箭。

长途汽车一大早从南京出发，下午四点钟左右才到海安。从县城到沙岗的

搭“砖机”

最后一趟班车已经开走，只好先到曲塘再想办法。到曲塘天已经黑了，离家还有15公里。所幸，搭上一辆顺路的手扶拖拉机。敞开的挂厢里装了大半厢的红砖头，还有点空的地方，我手脚并用地爬上去。

冬天的晚上，气温很低，乡野的风，刺骨的寒。没有什么遮盖的东西，我坐在行李包上，蜷缩在砖堆旁，手脚冻得麻木，脸被风吹得生疼。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颠簸得厉害，还不时有

飞起的小石子从车侧旁越过，打在我的身上。环顾四周，漆黑一片，只有远处的人家星点的微弱灯火。我饥寒交迫，还伴有胡思乱想的恐惧。

40多年过去了，那交通不便、难来难去的时代，一去不返！



无心种瓜也得瓜



赵宏建



清晨，刚开门，忽听见妻子在门外一声惊呼，我戏谑说：“捡到金元宝了？这么高兴。”妻子仍然兴奋地回答：“和捡金元宝差不多，这里藏着两个香瓜。”

我一看，可不是嘛，紧靠院子水泥栏水梗里的地上，沿着水泥梗生长着一群鱼腥草，一棵香瓜藤从这里出发，蜿蜒着，最后，来到朱顶红宽阔的叶下，躺在她的怀里，结了两只香瓜，瓜皮黄白相间，瓜棱分明。妻子说：“前头章兰嫂子春上送给了我3棵香瓜秧，我栽在院子外豇豆棚下，和豇豆在一起培管、浇粪，结果3棵瓜秧一棵也没结瓜。”我说：“今年天太热，我还浇了几次水。”

“一棵枯死，一棵不打瓜组，还有一棵嫩纽有白果大，蔫了。”妻子轻叹一声，接着说，“春天我拔草时，发现这个瓜秧，这是去年吃瓜时扔下的瓜籽，自己长出的。当时没拔掉，后来忘了，没想到居然长了两个香瓜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这就是有心种瓜瓜不发，无心种瓜也得瓜。”

福字



毛露

吃完饭在小区路边遛弯，偶然一瞥，竟然发现了路边电箱上的树影很像福字，生活的需要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

